



# 三江月 / 乐活

责编：李青 审读：刘云祥 美编：徐峭  
2022年8月13日 星期六

## 业余编辑

□魏人彪

A

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是一个从业40多年的“资深编辑”，你一定不会相信。

我编的第一份“报纸”是小学四年级的暑假作业——编一张手工报。老师发给同学每人一张白纸，大约两张A3纸那样大小，有点厚，可以双面书写。那时，我正好开始爱上语文课，所以热忱有加，画格子、排版面，这里抄一篇、那儿摘一段，文章不够插图凑，一锅大杂烩，但在当时，自我感觉甚好。

初中一年级，有一天放学，班主任老师把我和几个同学留了下来。年级段有一块黑板报，是每班轮流刊出的，这一期轮到了我们班。这是我第一次出黑板报，谁知从此，我和黑板报结下了20多年的不解之缘。

后来同学们相继“洗手不干”了，我则坚持了整整4年，直到高中毕业。年级段的黑板报取消后，班级后面的那块黑板就成了我的新园地。十二三岁时，我个子矮小，就把最后一排课桌拉拢，站在上面写。开头，粉笔总是不听使唤，写的字大小不一，笔画不均匀，后来写得多了，知道必须一边写一边稍稍转动粉笔，以保持笔头磨损的程度和角度相对稳定，新的粉笔也得先磨一磨再用。寒来暑往，我的粉笔字写得越来越得心应手，也越来越漂亮了。排版也一样，开始常常把握不好稿子长短与所需版面大小，多出一块版面还好，配幅尾花，有利于美化 and 活跃版面；如果掌握不妥，版面不够，只好老老实实在地擦掉重写。慢慢地有了经验，做到大处掌控、小微删改，返工的情况就少了。每一次出过黑板报，五颜六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，东一块西一块的，像没卸完妆的小花脸，回家的路上，总会惹人多看两眼和开心一笑。第二天，当同学们在黑板报前阅读和赞美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如三月的纸鸢，在蓝天里飞得老高老高……

B

参加工作了，工作单位是茶厂。制茶车间门前左右有两块黑板，自然而然就成了我“兼职”的地方。我给它们取了个名字——“茶花”黑板报。

“茶花”黑板报基本上是一月一期，当然也有例外，比如昨天刚抄出来，今天恰好一场暴雨，版面被冲刷得稀里哗啦、面目全非，就得重新来。暴雨的冲刷也给了我一个启示，如果用黑板刷去擦，必定是白糊糊一片，用水冲洗就不一样了，黑板一定更加黑亮。所以每一期换新，我都会用水将黑板冲洗得干干净净，黑底白字，尤其鲜明。别看在我抄写的时候，背后聚了许多职工评头品足，啧啧叫好，可以出点风头，其实也隐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辛苦和劳累。你想，两块黑板抄写的工作量，至少得有半天时间。夏季，上午的阳光就烫，又正好直照，下午更是炎热难挡，只有赶个大早；冬天，北风呼呼吹，捏着粉笔的手指被冻得发硬、麻木，每隔几分钟就得将手伸去嘴边呵一呵，呵点热气取暖。

在承担刊出“茶花”黑板报的同时，我还编发过铅印的《宁海茶厂报》，和热爱写作的同事刊出过油印的文学刊物《野蔷薇》。

那时我二十几岁，是一个很努力的文学青年，所以常常往县文联跑。那时候，杨东标老师是县文联主席。记忆最深的是编印县文联的《早春》创刊号。我们乘大巴到达宁波已近黄昏，便在汽车南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来。小旅馆很简陋，甚至连一张可供书写的桌子都没有，我们只好将那只小小的黑白电视机暂时移到床上，腾出机柜。《早春》第一期是大报型。那时，先要画好版样。版样纸和正式出版的报纸一样大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小方格，一个小方格代表一个文字。我伏在电视机柜上，借着昏暗的灯光，计算每一篇稿子的字数，再加上标题位置大小，或者留出插图，确定一块版面，并按要求用对角斜线一条一条地划好，旁边另一个稿子的版面用相反的对角斜线加以区别。同时考虑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和书法美术作品，以及横排和竖排的搭配，使版面活跃而好看。记得一篇放在第一版的小说，太长了一些，怎么也放不下，经老师同意，重新做了删改。因为是第一次画版样，所以涂涂改改、推倒重来，竟然搞到深夜。

C

后来，我调到了宁波蓝星电子公司，编刊“蓝星”黑板报。

后来下岗了，我在姗拉娜化妆品公司宁波营销公司打工，相继主编了小报型的《姗拉娜简报》和小册子的《姗拉娜通讯》，都获得了珠海总公司的肯定。

当然，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调到市林业局后，执编《宁波林业》杂志。

《宁波林业》是季刊，彩印，每期60页，六、七万字的容量。尽管这是一个内部刊物，但也是传播党的方针政策、交流工作经验、开展林业科技推广服务、弘扬正能量的窗口和平台，都不允许我敷衍了事。俗话说，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一个行业性质的刊物，最大的压力是组稿。为了减轻组稿压力，确保按时出刊，除了动态性、常规性的工作新闻采编，一是每日必读省市有关报刊，不放过任何与宁波林业工作相关的所有信息、通讯和深度报道；二是未雨绸缪，拟定一篇文稿或者一个专题的中心

内容和主干框架，提前半年，甚至提前9个月，向县（市）区信息员约稿；三是自己动手，比如文艺性栏目的稿件，这样的结果是迫使我重新拿起搁下20多年的创作之笔，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散文作品。然后是看电子版样、校对文稿，一次次修改、订正，直到满意。

刊出一期，我都会觉得很累很累，但我不能懈怠，我仿佛看到了3个月以后的那一期杂志在不远处频频招手。我觉得自己像一只陀螺、一只永动机，永远停不下来！

2018年底，市级机构机构改革尘埃落定，市林业局将不再独立保留。方案正式公布那天，我在单位钉钉群和全市林业系统信息员QQ群中留言：“因机构改革，《宁波林业》杂志停刊。感谢40期的共同耕耘，感谢10年来的真情陪伴……”

我知道，40多年的业余编辑生涯已然结束，一股酸酸的东西猛然撞开心扉，那一刻，我早已热泪盈眶。



配图 李海波